

京剧丛刊

第五十集



4.419
4.3
50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京 剧 丛 刊

第五十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3 0406 8172 2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69.223 字數62,000 圖本787×1092 1/32 印數1,200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量 1,200 冊

定價(7) 0.32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為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並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經過實驗演出並有一定影響的改編、創作的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即在每劇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十一郎..... 1

井台会..... 29

一疋布..... 43



854.19
454.3
250

十 一 郎



876379



前 記

明代，青年农夫十一郎（穆玉璣）奉主人程老学之命，出外探亲拜寿，行至白水滩，遇見了被官府押解的豹儿岩寨主青面虎（許世英）正与官兵交战。十一郎年少气盛，見官兵大败，就不分青紅皂白上前拖打“不平”，将青面虎打败并救了押解官員刘仁杰的性命。

刘仁杰脱險，其后回报父总鎮刘子明。刘子明聞知人犯逃脫，唯恐朝中降罪，又知十一郎武艺高强，就用威胁利誘等奸詐手段要挾十一郎去捉回青面虎。十一郎虽然年輕識淺，但性情耿直，坚决不允。刘子明竟恩將仇报，誣十一郎叛走青面虎，立将他押到監牢以辦案上。为了灭口，并将程老学发配边塞充軍。

程老学在发配途中，路过豹儿岩被青面虎的妹妹許佩珠救上山寨。当青面虎聞知十一郎已被問成死罪即將处斬时，不但不記前仇，而且义憤填膺，当即改扮下山，劫了法場，救出十一郎；并且幫助他杀死刘子明，一同上了豹儿岩。

全部《十一郎》包括传统剧目《白水滩》和《通天犀》两出戏。这两出戏虽然都是可以独立演出的剧目，

但分別上演，在表現作為反封建、反暴政，歌頌古代人民的善良品質和英雄豪邁精神的思想主題上，則不甚完整；尤其是《白水灘》一劇作為武打戲單獨演出時，往往使人對劇情的展示有是非不明之感。另外，在《通天犀》一劇中，由於對劇情往事沒有明場交代，也存在着劇情發展突兀，故事綫索較模糊的缺點。

針對上述缺點，中國京劇院把這兩個傳統劇目加以整理，並參考崑曲全本《通天犀》，在兩個劇目之間重新編寫了四場戲，前後貫串起來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劇目《十一郎》，較為突出地表現了全劇的主題思想並豐富了十一郎和青面虎兩個正面人物的英雄性格。

這個劇本即中國京劇院演出本，是由該院文學組陳延齡、何異旭整理改編的。全劇共為十四場戲，其中前七場為《白水灘》，中間四場（第八至十一場）是重新改編的，後三場（第十二至十四場）即《通天犀》（《通天犀》已編入本叢刊第十集中，不再重編。該劇本只有兩場，連演時可在這兩場中間加入四兵丁、二劊子手、劉子明等人將十一郎押赴法場的一個過場；並將原劇中的監斬官和栢達兩個人物統一為劉子明，以使人物更為集中）。

劇中人物

劉子明 (淨)	夏副將 (副淨)	青面虎 (淨)
劉仁杰 (武小生)	抓地虎 (武丑)	許佩珠 (武旦)
十一郎 (武生)	張 標 (丑)	程老學 (生)
解差甲 (丑)	解差乙 (丑)	酒 保 (丑)
中 軍	四軍士	四大刀手
四兵丁	四牢子手	二差役
二劊子手	八嘍兵	

第 一 場

〔四軍士、中軍引劉子明上，“点絳脣”牌子。〕

劉子明 (念詩)

一顆皇家印，令箭調三軍；

鎮守邊疆地，保主錦乾坤。

本鎮，劉子明。只因大盜青面虎打劫皇楨；曾命夏副將前去捉拿，未見回報。——站堂軍，伺候了。

夏副將 (內)馬來！

〔四兵丁引夏副將上。四兵丁下。〕

夏副将 (念)奉命拿巨盗，进帐把令交。

报，夏副将告进。——参见总爷，末将交令。

刘子明 命你捉拿大盗青面虎怎么样了？

夏副将 大盗青面虎现已拿到了。

刘子明 如此，夏副将听令！

夏副将 在。

刘子明 传令下去：弓上弦，刀出鞘，将大盗青面虎押上堂来。

夏副将 得令。——下面听着：总爷有令，吩咐弓上弦，刀出鞘，将大盗青面虎押上堂来！

〔四大刀手分上。

青面虎 (内)来也！

〔四兵丁拉青面虎上。

青面虎 哇呀呀呀……吓！

刘子明 嚟！下站可是大盗青面虎？

青面虎 然。

刘子明 见了本镇为何不跪？

青面虎 俺乃天下英雄，盖世好汉，岂能跪你！

刘子明 左右，打磕膝！

〔众兵丁欲打青面虎，被青面虎撞开。

青面虎 (叫头)刘子明哪，狗脏官！你把大王爷当作甚等人看待？

刘子明 无非是小小的贼寇。

青面虎 住口！（“风入松”牌子。）

刘子明 青面虎！青天白日擅敢打劫皇楨，如今被擒，
你还有何話講？

青面虎（叫头）刘子明哪，狗脏官！你大王爷吃酒带醉
下山，在青石板上打睡，不想被你拿来；要杀开
刀，何必多言！（接“风入松”牌子。）

刘子明 你乃朝廷欽犯，本鎮即刻将你解送京都，任
凭圣上发落。——夏副将，附耳上来！（向夏副将耳
語。）

青面虎 咋咋咋！

夏副将 咋咋咋，得令。

（接“风入松”牌子。夏副将欲打青面虎，青面虎挺
身不屈。

青面虎 走！

（四大刀手、四兵丁、夏副将押青面虎下。

刘子明 后堂传話，喚公子前来。

中 軍 后堂传話，有請公子。

刘仁杰（内）来也！（上）參見爹爹。

刘子明 罢了，一旁坐下。

刘仁杰 告座。啊爹爹，喚儿前来，不知有何訓教？

刘子明 只因夏副将擒来大盜青面虎，即将解往京都，
此事干系重大，必須我儿随同夏副将押解前往，方
保无虑。待为父修下公文，我儿速作准备，也好起
程。

刘仁杰 孩儿遵命。

刘子明 (念) 后堂修書信，

刘仁杰 (念) 即刻便登程。

〔刘子明、刘仁杰同下。〕

第 二 場

抓地虎 (內) 馬來！

〔抓地虎“水底魚”上。〕

抓地虎 俺，抓地虎秦仁。只因大寨主吃酒帶醉下山，不想在青石板上打睡，又被脏官拿去，即日解往京都發落，不免急速回山報與二寨主設法搭救。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三 場

〔青面虎上，望灘。四大刀手、四兵丁、夏副將、刘仁杰上，架住。〕

〔抓地虎領八嘍兵、許佩珠上，許佩珠向青面虎暗示下。〕

青面虎 (會意，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

〔青面虎下。刘仁杰等人隨下。〕

〔抓地虎等人上，圍場，許佩珠指揮四下埋伏，分下。〕

〔青面虎上，抓地虎反上，助青面虎砸鍋不開。〕

〔四大刀手、四兵丁、八嘍兵分上，將青面虎、抓地虎二人沖開，分下。〕

〔刘仁杰上，许佩珠上，起打。许佩珠败下。青面虎上，自身后抓下刘仁杰巾子，二人互夺抢，青面虎欲打刘仁杰，抓地虎反上，急阻。刘仁杰反下。

〔抓地虎教青面虎自己把铐砸开，青面虎取抓地虎双刀下，抓地虎随下。

第 四 场

十一郎（内）走哇！

十一郎上。

十一郎（唱西皮散板）

看世間不平事是非顛倒，

风尘內埋沒了多少英豪！

俺穆玉璣。自幼学习武艺，弟兄結拜，排行十一郎。父母早年去世，只落得孤身一人，又被一場寒病打倒；多蒙恩人程老学搭救不死，留在他家以为僮工。今奉家主之命，去往江宁探亲拜寿。看天色不早，甩开大步趲行者！（唱散板）

有朝一日春雷动，

拨开浮云上九重。（下。）

第 五 场

〔刘仁杰、青面虎先后上，起打。十一郎上，向前欲

効，不成。刘仁杰败下，青面虎追下。

十一郎（叫头）且住！前面败的一伙人等，后面追的是一大汉子，我想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为何苦苦地追赶？也罢！待俺赶上前去，打他个抱不平。（欲行又止，想）嗟呀！（念）

忍气吞声是君子。

〔擂鼓，一阵厮杀声使十一郎决心助战。〕

十一郎 啊！（念）

见死不救是小人。

〔十一郎扔帽，抽棍，“耍棍花”下。〕

第 六 场

〔四大刀手、四喽兵上，打连环下。〕

〔刘仁杰、青面虎、抓地虎上，起打。十一郎上，解効，刘仁杰下，抓地虎下。十一郎与青面虎起打，青面虎丢双刀败下，十一郎追下。〕

〔四兵丁、四喽兵上，起打，抓地虎上，四喽兵下。〕

〔夏副将上，四兵丁下，起打。许佩珠上，抓地虎下，许佩珠打夏副将下。〕

〔十一郎上，青面虎上。许佩珠下，起打。二人夺枪，青面虎败下。十一郎追下。〕

〔夏副将、刘仁杰上，许佩珠上，起打，许佩珠杀死夏副将。刘仁杰败下。〕

〔青面虎、十一郎上，起打。十一郎打青面虎后背一棍。

青面虎（大驚）啊！

〔青面虎敗下，十一郎追下。

第七場

〔八嘍兵、許佩珠、抓地虎、青面虎上。

青面虎（叫頭）且住！來了一汉子，打了俺一棍子。好汉子！

众 好汉子！

〔十一郎上，許佩珠、抓地虎等欲領众圍攻，被青面虎攔住。

青面虎 好汉子。——回山！

〔青面虎等人下。十一郎見狀甚為驚異，自覺作事慚愧。

〔刘仁杰上。

刘仁杰 壯士請轉！

十一郎 啊，喚俺轉來作甚？

刘仁杰 請問壯士貴姓大名，哪里人氏？

十一郎 俺乃穆玉璣，排行十一郎，現在五柳村程老學家中僱工操作。請問小將軍貴姓？

刘仁杰 俺乃總鎮刘大人之子名喚仁杰。

十一郎 噢！方才那一大汉，他是何人？

刘仁杰 他乃大盜青面虎！

十一郎 哦，青面虎！

刘仁杰 今日之事多亏壮士救俺一命，当面謝过。

十一郎 岂敢，岂敢。

刘仁杰 看前面有一村鎮，壮士若不嫌棄，何不同到酒樓一敘！

十一郎 这……我还有要事在身。請了，請了。（急下。）

刘仁杰 哎呀且住！幸得义士十一郎救我性命，只是巨寇逃去，夏副将身亡。事到如今，只好报与爹爹知道，再做道理。（下。）

第 八 場

〔刘子明上。〕

刘子明 （唱西皮搖板）

青面虎被擒在山崗，
命我几押解奔都堂。
但愿此去得功賞，
加官进祿喜气揚。

刘仁杰 （內）走哇！

〔刘仁杰上。〕

刘仁杰 参见爹爹，大事不好！

刘子明 啊！我儿押解青面虎，莫非途中有变嗎？

刘仁杰 哎呀爹爹呀！孩儿与夏副将押解人犯，行至白水滩，竟遇一夥賊寇，杀死夏副将，劫去青面虎！

刘子明 怎么講？

刘仁杰 劫去青面虎!

刘子明 哎呀! (唱散板)

可恨賊寇劫欽犯，
犹如放虎归深山，
撫院追問罪难免——

仁杰! (接唱)

斷送为父这总鎮官。

奴才! 那青面虎乃是朝廷欽犯，如今被賊寇劫去，
又損折官將一員，为父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

刘仁杰 爹爹! 事到如今，埋怨孩儿也是无益，孩儿若
非遇見壯士十一郎拔刀相助，打败了青面虎，只恐
孩儿也难以生还了。

刘子明 哦，十一郎，他是何人?

刘仁杰 此人名叫穆玉璣，排行十一郎，乃五柳村程老
学家中僱工是也。

刘子明 噢，一介村夫竟有如此的本領!

刘仁杰 嗯，他的本領要胜过那青面虎!

刘子明 喂! 你既知他的本領胜过那青面虎，却为何不
将他带进府来!

刘仁杰 孩儿也曾邀請，怎奈他再三不肯前来，也是枉
然。

刘子明 既是如此，待为父写柬帖邀他到此。喚张标前
来!

刘仁杰 遵命。——张标进見!

张 标 (内)来也! (上)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刘子明 拿我柬帖,去至五柳村程老学家中,请偃工十郎前来见我。

张 标 遵命。(下。)

刘子明 儿啊,那十一郎既有打虎之勇,必有擒虎之能。少时到此,就命他带领人马来至豹儿岩,擒拿青面虎,那时为父也好提拔于他。

刘仁杰 这……倘若他不肯前去呢?

刘子明 嗟,提拔他做官,还有什么不肯前去的呢?你且后面歇息去吧!

刘仁杰 遵命。(下。)

张 标 (内)走! (持名帖上)启禀大人:十一郎可请不来呀!

刘子明 啊!……他为何不来?

张 标 他说:(念)

多謝大人賞金面,村野之夫怎見官。

君子施恩不望报,从此休提白水滩!

刘子明 怎么講?

张 标 从此休提白水滩。

刘子明 可恼!(唱散板)

村野匹夫何足道,

胆敢冷語拒相邀,

此事还須用計巧——(計上心头)

也罷!(接唱)

张标再去走一遭。

张标，拿我柬帖，二次去“請”！

张标 得令。（欲下。）

刘子明 回来——你在衙中身任何职？

张标 巡捕办案。

刘子明 这巡捕办案，怎能不带繩索？

张标 这……小人明白啦。

刘子明 倘若請他不到呢？

张标 小人甘受責罰。

刘子明 （奸笑）哼哼哼，去吧！

〔刘子明、張标分下。

第 九 場

〔十一郎持鋤上。

十一郎 （唱西皮散板）

适才总鎮差人到，

送来名帖把我邀。

也是我无端寻煩惱，

惹事纏身徒自招。

悶坐草堂心焦燥——

〔程老学上。

程学老 （接唱）

劝你不听为哪条？

啊十一郎，你怎么还不快去見总鎮大人去呀？

十一郎 啊，老东人，我心中煩悶，不願前去。

程老学 噫，你在白水灘前救了公子性命，今日总鎮大人差人邀請于你，想是要你前去受賞。哎哎，这是件好事啊！

十一郎 唉，老东人，此事休再提起，那日在白水灘，俺一时莽撞，錯打不平，引得众嘍兵将我困在重围，誰知那青面虎不記俺一棍之仇，反将嘍兵喝退，如今想起，尚覺慚愧，还想什么論功受賞！

程老学 話虽如此，那总鎮大人有权有勢，若是得罪于他，恐有不便吧！

十一郎 这就难說了。

〔二差役、張标同上。〕

张 标 到了。看我的眼色行事。（进门）啊，十一郎你看我又回来啦！

十一郎 哦，貴差为何去而复轉呢？

张 标 喏，总鎮大人見我請您不到，又教我二次前来，說有事相商，請您务必得去一趟。

十一郎 噫，方才也曾說过，山野村夫不敢見官，煩勞貴差多在大人台前美言几句就是。

张 标 算了吧。刚才我倒是說啦，一张咀就挨了一頓罵，要說总鎮大人拿帖子請老百姓，这可是从来沒有的事儿。又光彩，又体面。（十一郎不理）您要是不去，伤了我們大人的金面，恐怕就不大合适

啦……

十一郎 啊？一不缺粮，二不欠餉，俺便不去，又当如何？

张 标 （较为强硬地）怎么着？拿帖子请你，你都不去？

程老学 （见状急上前）啊，十一郎，既是大人二次差人来请，你就去上一遭吧！（低语）你今日不去，明日他们还是要来的。我们庄稼人，总是拗他们不过，还是去的好哇！

十一郎 这个……

张 标 （语气又缓和下来）唉，十一郎，您别让我着急啦，您要不去，我们大人说我不会办事，还饶得了我四十板子呀！得啦，您就算行行好，跟我走一趟不就完了吗！

程老学 （低声）不要忒以倔强了，有道是：“既在矮簷下，怎能不低头”！

十一郎 噯！（唱散板）

东人一言提醒我，
官府公门是非多——

程老学 是呀，你就去吧！

十一郎 （对张标，接唱）

我今随你把府过——

走！

张 标 噯，噯！您先请，您先请。

〔十一郎下，張标急跟下，二差役无意露出繩索，被程老学发现，二差役下。

程老学（接唱）

这样的相邀費揣摩！

且住！看他等身带刑具，变臉变色，其中定有緣故。我不免跟随前去，探个究竟便了！（下。）

第 十 場

〔刘子明上。

刘子明（念）为擒青面虎，邀請十一郎。

〔張标上。

张 标 启大人：十一郎請到啦。

刘子明 哦，他来了——現在何处？

张 标 轅門等候！

刘子明 哼哼，哪怕他不来——叫他进見！

张 标 是。——十一郎进見！

十一郎（內）来也！

〔十一郎上。

十一郎（唱西皮快板）

三番两次送帖柬，

苦苦相邀为哪般？

本心不想見他面，

老东人，他怕我得罪了总鎮官。

且到大堂来相見，
看他对我有何言。

穆玉璣參見大人。

刘子明 下面可是十一郎？

十一郎 正是。

刘子明 哎呀呀，看座，看座。

十一郎 謝座。

（張標暗下。）

刘子明 十一郎，可曾見過本鎮名帖？

十一郎 大人兩次相邀，不知有何面諭？

刘子明 前者，你在白水灘救了我兒，本鎮當面謝過。

（假作欲拜。）

十一郎 不敢，不敢。

刘子明 請坐。（假笑）哈……噫！（打量十一郎）——請問壯士，今年多大年紀？

十一郎 一十九歲。

刘子明 噢！一十九歲……（打量十一郎，頓足）唉！可惜呀可惜！

十一郎 啊大人，何出此言？

刘子明 唉！青春少年，身遭大禍，怎不教人嘆惜。

唉！

十一郎 啊？俺勤懇耕耘，禮義為本，怎說身遭大禍？

刘子明 唉！你雖在白水灘救了小兒一命，只是你為此却犯了一行大罪！

十一郎 啊？俺救了公子，怎么反說犯了罪呢？

刘子明 你可知道追杀公子的賊寇他是甚等样人？

十一郎 聞听人言，乃是大盜青面虎。

刘子明 着啊！你既知道他是大盜青面虎，就該将他擒住，却为何放他逃走？

十一郎 启禀大人：那青面虎甚是驍勇，公子、官兵尙难对敌，小人一介村夫，焉能将他擒住！

刘子明 嘿，你这一行大罪，就犯在此处了！

十一郎 （漸漸不耐）請問大人，俺罪在何处？

刘子明 事已至此，本鎮对你实說了吧！如今有人将你告到撫院大人台前，說你在白水灘与强人同伙，明助官兵，暗通賊寇。撫院大人命本鎮拿你进省問罪。本鎮念你有救子之情，故而東邀到府，想个主意，也好救你一条性命！

十一郎 （一时被矇蔽）哎呀！（唱散板）

禍从天降实难測，
俺救人反倒起风波。
含冤难忍心头火——

刘子明 （夾白）唉，老夫好为难也。

十一郎 嚶！（接唱）

是非不明还須好言說。

哎呀大人哪！俺通賊是虛，救人是实，白水灘之事自有公子作証，望求大人作主，洗清俺这不白的冤枉！

刘子明 唉，如今撫院大人十分震怒，就是老夫也要受些担待，怎能与你作主！

十一郎 大人，难道这是非就不能辨清了么？

刘子明 本鎮为了搭救于你，费尽心机；思之再三，只有一計可救你的性命！你可有胆量前去么？

十一郎 但能洗清冤枉，龙潭虎穴，何足道哉！

刘子明 （見計得逞，欣喜过望）十一郎，老夫助你三千人馬！

十一郎 啊！

刘子明 星夜赶至豹儿岩！

十一郎 哦哦……

刘子明 命你将大盜青面虎，

十一郎 （大悟）哦——

刘子明 擒回府来！

十一郎 嗯！——（冷笑）哼哼哼……

刘子明 非但洗清了你的冤枉，本鎮还要保你为官受赏呢！

十一郎 （按捺不住）怎么？大人还要保俺为官么？

刘子明 哎，不但保你为官，还有重赏呢！

十一郎 （狂笑）哈哈哈哈……

刘子明 啊？你为何狂笑？

十一郎 俺乃一介村夫，为官受赏，无福消受，但求无禍无災而已。这捉拿青面虎之事么……

刘子明 怎么样？

十一郎 万难从命！

刘子明 啊！难道放走贼寇的罪名你就忘了不成？

十一郎 哼哼，难道俺搭救公子的恩情，大人你就忘了不成？

刘子明 啊，这……（老羞成怒）十一郎！你犯的是王法，救人乃是私情！

十一郎 嘿嘿，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是非曲直，自有公断！

刘子明 十一郎，本镇如此迁就于你，倒落得个忠言逆耳，若再倔强，老夫就要……

十一郎 大人要怎样？

刘子明 （威胁）升堂問案！

十一郎 （变色）怎么？東帖相請，却原来是为了升堂問案……

刘子明 本镇身受爵祿，为的是保境安民！

十一郎 （冷笑）哼哼，大人，请看这上……

刘子明 朗朗青天。

十一郎 这下……

刘子明 莽莽大地。

十一郎 （感情激愤，敞衣露怀）你再来看哪！（拍胸膛。）

刘子明 （狼狽地不敢正視）啊……啊……

十一郎 （逼近）看！看这里！（拍胸膛。）

刘子明 （退避）你那破衣襤衫，我看些甚么？

十一郎 哼哼，俺十一郎胸襟坦蕩，問心无愧。大人

升堂問案，有何惧哉！

刘子明 好好好，你身犯大罪，还敢如此。——这牢子手！

众 （内应）啊。

刘子明 击鼓升堂！

（“急急风”，四军士、四牢子手、中军、张标分上，喊堂威，刘子明入大座，十一郎昂然直立。）

刘子明 十一郎！你在白水滩前，是怎样明助官兵，暗通贼寇，劫去大盗青面虎，还不从实招来！

十一郎 俺在白水滩，只是救人，未曾放人。你不念救子之情，反倒恩将仇报，诬陷于俺。刘子明哪，狗脏官！你良心何在！天理何存！

刘子明 呸！不受五刑，谅你不招。——来呀！与我扯下去打！

十一郎 （切齿顿足）刘子明！俺若不挨你这几十板子，怎死得了你那狼心狗肺！

刘子明 与我打打打……呀！

（众牢子手推十一郎下。）

众 （内）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刘子明 押上来！

（众牢子手押十一郎甩发上，十一郎摔开众人。）

十一郎 （唱散板）

切齿我把狗官恨，
恩将仇报诬陷人。

怒发千丈满怀忿——

刘子明（接唱）

你不招承我再用刑。

十一郎！勾结贼寇，劫去大盗，还敢不招吗？

十一郎（冷冷地）无有什么招的。

刘子明 来，将罪犯十一郎打上厫床，哪怕他不招！

十一郎 哼哼，我看你……也只有如此而已！

众 走！

十一郎（复转）刘子明哪，狗脏官！你来看！

刘子明 看甚么？

十一郎 看你在俺十一郎的身上，可打得出甚么青面虎
么？

刘子明 啊！拉了下去！

十一郎（蔑视地大笑）哈……吓！

〔二牢子手押十一郎下。程老学上。〕

程老学 冤枉！

刘子明 何人喊冤？与我带上堂来！

程老学 叩见大人。

刘子明 你叫甚么名字？

程老学 小老儿名叫程老学。

刘子明 程老学！你为何喊冤？

程老学 启禀大人：小老儿的僱工十一郎，前者探亲拜
寿，路过白水滩，赶走强人，救了公子。今日大人
柬帖相邀到府，不知他、他、他……身犯何罪，竟

被大人严刑拷打押在监牢，难道大人你，就不念救子之情了么？

刘子明 啊！——老狗！那十一郎分明是勾结强人，明助官兵，暗中劫去钦犯青面虎。你这老狗，窝藏强盗，还敢到此打探消息，来呀！将程老学押至监中，听候发落。退堂！（下。）

程老学 冤枉！

〔二牢子手押程老学下。〕

第十一场

〔抓地虎、许佩珠上。〕

许佩珠 （唱西皮摇板）

奉兄之命去打探，

查访好汉出深山。

抓地虎 我说二寨主，今天还是没打听英雄好汉的下落，看天色不早，咱们先转回山寨，明天再来吧。

许佩珠 言之有理，就此拨马回山！（接唱）

催动坐骑往前赶——

解差 （内）快走，走！

许佩珠 啊？（接唱）

松林之内有人言。

嗨，你听见了没有？

抓地虎 怎么没听见哪！（望）你看，那边山坡上，鬼

鬼祟祟地好象是两个官差。

許佩珠 怎么着，有官差到咱们山底下来啦！嗯，你我勒轉馬头，穿过松林，看个究竟便了。

抓地虎 請。

〔許佩珠、抓地虎同下。〕

程老学 （內唱西皮倒板）

一路之上心好慘，

〔程老学披枷戴鎖而上，解差甲、乙押上。〕

程老学 唉！（接唱散板）

充軍发配到边关。

我年迈蒼蒼遭此难——

怕只怕命喪这万山間。

解差甲 嗨，我說程老头儿，一路之上这么哭哭啼啼，磨磨蹭蹭地，好象有多大委屈似的。走！

程老学 二位，老汉一生，安分守己，不想今日落得如此下場。唉！怎不教人痛心……（哭。）

解差乙 嗨，嗨，小点儿声，要是再嚷嚷，你可留神棍子。

程老学 哦，是是是。——唉，好苦哇！

解差乙 嗨，伙計，这儿离豹儿岩可不远，教他別嚷嚷，好歹对付着过了这个地方就行了。

解差甲 对。——老头儿走哇！

程老学 老汉我实实在在地走不动了！

〔抓地虎、許佩珠暗上。〕

解差甲 哈哈！你是跟我們泡上啦，你不走，我可是往死里打你！（打。）

程老学 哎哟！

許佩珠 喝，二位在这山旮旯里練功夫哪！

二解差 啊！你們是干甚么的？

許佩珠 干甚么的不許問問哪？你們这是哪衙門的差事呀？

解差甲 我們是云中总鎮刘大人那儿的差事。打听这个干甚么？

程老学 （搶言）小老儿是被那脏官陷害……

解差乙 住咀！沒有你說話的份儿！

許佩珠 二位，这老头儿既是含冤之人，我看你們就行点儿好事，把他放了吧！

解差甲 放了他？这是官事！

抓地虎 甚么官事，到了这个地方，叫你放你就得放！

解差甲 喝！难道你还敢搶人嗎？

抓地虎 啊！怎么啦！（亮出刀来。）

解差乙 伙計，留神！

抓地虎 甭留神啦，动一动，要你的命！

〔抓地虎上前解救程老学。二解差抗拒，被許佩珠杀死。

程老学 二位救命啊！

許佩珠 老头儿别害怕！（对抓地虎）帶回山寨，听候大寨主发落便了！

〔同下。〕

註：下接《通天犀》（見本刊第十集。）

井 台 会

前 記

《井台会》是《白兔記》传奇中的一段故事。

五代时，刘知远赴并州投軍，妻子李三娘在家遭受兄嫂虐待，每天研磨担水，在磨房生子咬脐郎（刘承訓），又險遭毒害；李三娘遂託人將嬰兒送往并州交付刘知远撫养。

十六年后，刘知远任九州安撫使，兵至中原，順便回家探視，并派子刘承訓先行等候。一日，天降大雪，刘承訓到郊外射猎，因追白兔，在井台旁遇見了担水的李三娘，母子交談之后，均未敢冒然相認。李三娘乃咬破手指写成血書，由刘承訓帶交其父，一家終得团圓。

这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吳少岳、祁野耘改編的。

剧中人物

小軍甲 (丑) 小軍乙 (丑) 刘承訓 (小生)
李三娘 (旦) 四軍士 (龍套)

第一場

〔小軍甲、乙、刘承訓上。〕

刘承訓 (念詩)

父帅命我作先行，开元寺內暫停軍。

天寒地冻风雪紧，古刹凄凉好悶人！

唉！

小軍甲 小將軍，瞧这两天这么大的雪，元帅的大軍还没来，咱們就在这个庙里这么呆着，您不悶得慌嗎？

刘承訓 唉！天寒雪紧，古寺蕭条，实实令人煩悶！

小軍甲 噯，可也說得是哪！自从咱們元帅統領大軍，来到中原，您不回并州，反教您帶兵先到这开元寺等着您，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小軍乙 噯，你不知道咱們元帅是徐州沙陀村的人嗎？

这回轉道，一定是想回家看看。我瞧元帅大軍还没赶到，趁这个机会，咱們到处散逛散逛，倒也不错。小將軍您看怎么样啊？

小軍甲 那么您(向刘承訓)就想个主意，咱們到外头玩去吧！

刘承訓 天降大雪，到哪里去玩耍？

小軍甲 (略思) 噯，有倒有个主意，咱們何不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您瞧怎么样？

刘承訓 好便好，只是我父帅到此，无人迎接呀。

小軍甲 这么大的雪，又没有太急的事，慌来不了。

小軍乙 是啊，我想也来不了。

刘承訓 如此，我們就去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

小軍乙 那敢情好叻。

刘承訓 吩咐軍士，准备弓箭，随俺到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小軍甲 是。——下面听者！

軍士 (內) 啊！

小軍甲 小將軍有令。准备弓箭，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軍士 (內) 啊！

刘承訓 (唱西皮倒板)

雪花飄彤云密寒风凛凛——

(四軍士上，刘承訓上馬，众軍士行獵。)

刘承訓 (接唱二六)

跨雕鞍望郊原似玉如銀，

冒风寒踏冰雪穿林越岭，
众軍卒携弓箭抖擞精神。
树影疏人烟少山川寂靜，
追兽踪寻鳥跡射猎散心。
叫軍卒撒围場荒郊野境——

〔雁叫。

小軍甲 雁来啦！

刘承訓 啊！（接唱搖板）

猛抬头見空中塞雁飞鳴，

弓箭伺候！（小軍甲递弓箭）

滿扣弓弦箭射准——（雁落地，惊起白兔。）

小軍甲 射着啦！喝，有只白兔儿！

刘承訓 （接唱）

見一白兔在前行。

二次开弓放雕翎——（射兔，扫一句。）

小軍甲 带箭而逃！

刘承訓 紧紧追赶！

小軍甲 啊。

〔众追下，刘承訓“趟馬”下。

第 二 場

李三娘 （內唱西皮倒板）

滿天飞雪：……

〔李三娘在大舞纷飞、北风怒吼声中上。〕

李三娘（接唱慢板）

北风紧，

衣单薄身寒冷道路难行。

这荒村白茫茫寂无人影，

誰似我李三娘踏雪行冰！（接“小拉子”，

夾念）

可叹夫和子杳无音信，每日研磨担水受尽
欺凌。

想儿夫肝腸断血泪已尽，苦掙扎盼的是枯
木逢春……（唱散板）

忍痛含悲我往井台奔——（接“小拉子”，
滑步。）

〔李三娘汲水，白兔逃上，落箭下。〕

李三娘 呀！（接唱搖板）

見白兔身負伤落下雕翎。（拾箭，看箭，
念）

刘知远！（揉眼再看）刘知远……（接唱散板）

雕翎上写的是我夫名姓，

教人又喜又伤心。

十六載一去无音信，

莫非他今日轉回程？

站立井台心不定——

〔“急急风”，刘承訓上，小軍甲、乙、四軍士隨上。〕

刘承訓（接唱）

見貧婦哭啼啼手執雕翎。

小軍！

小軍甲 有。

刘承訓 問那拾箭的婦人，可曾見着那只白兔！

小軍甲 是。——我說那一婦人，你可見着一只白兔嗎？

李三娘 那白兔已經逃走了，只是遺落雕翎在此。

小軍甲 哦，拿过来吧！

李三娘 这……我且問你：这箭可是你的？

小軍甲 不是我的，是我們小將軍的。

李三娘 小將軍是哪个？

小軍甲 你好大的眼眶子呀！你看，这不是我們的小將軍嗎？

李三娘 啊？

小軍甲 瞧你这么愣愣瞋瞋的干甚么？还不拿过来！（欲撿箭。）

李三娘 且慢！这箭上現有名姓，你若說得出，我便还你。

〔刘承訓下馬，小軍乙接馬。

小軍甲 这箭上的姓名是……（看刘承訓。）

李三娘 是甚么！

刘承訓 是刘知远！

李三娘 啊？难道你也叫刘知远？

刘承訓 俺不叫刘知远。

李三娘 那刘知远现在在哪里？

刘承訓 这……

小軍甲 得啦！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你問这个、
問那个干什么，还不快点儿拿过来，拿过来！（夺
过箭。）

李三娘 （唱西皮散板）

我只說儿夫回家轉，
又誰知鏡花水月渺无痕。
北望夫君（“接哭头”）珠泪难忍——

〔小軍乙与刘承訓帶馬，刘承訓摆手命止。〕

刘承訓 呀！（接唱）

这妇人哭得好伤心，
双眉愁鎖心銜恨，
其中必定有隱情。——（向小軍乙作手势，
小軍乙与四軍士下）

啊！这一妇人，对箭啼哭，莫非你与刘知远沾亲带
故么？

〔李三娘一愣、犹豫，小軍甲要拦刘承訓，被刘承訓阻
止。〕

李三娘 （唱垛板）

說什麼亲，我不敢認，
道什麼故，我有口难应承。
小將軍，来相問，
我是个无亲无故受苦的人！（接“小拉

子”。)

刘承訓 (念) 数九寒天风雪紧，家家户户掩柴门。

难道你家无儿女，因何独自受凄零？

李三娘 (接唱流水)

他那里把儿女问，

愁锁眉头痛在心。

看面貌……看神情……

他好象当年我的夫君。

我儿与他年貌正相等，

莫非他是咬脐郎我的姣生！

且唤乳名将他认，我那咬——（接“小拉子”。）

小军甲 啊！你要干什么？

李三娘 (接唱)

莫要错认小将军……（接“小拉子”）

我含悲忍泪把话论，

把我的苦楚说分明。

都只为儿夫投军他乡奔，

见雕翎触动了我那望夫情！

刘承訓 啊！（唱摇板）

听她之言令人憫，

对箭怀人必有因。

为何提起父名姓，

必须向前问详情。

方才你言道，你丈夫前去投軍。我也是軍營中人，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你丈夫叫何名字？對我說
明，也好替你尋找。

李三娘 小將軍哪！（唱快三眼）

家住在李家庄离此甚近，
我名叫李三娘兄妹二人。

刘承訓 配夫何人？

李三娘（接唱）

自幼儿配夫刘知远——（接“小拉子”。）

小軍甲 住口！

刘承訓 哼！多口！那廂伺候！（小軍甲下）不必惊
慌，慢慢講来！

李三娘（接唱）

前往并州去投軍。

刘承訓 哦，他往并州投軍！我来問你：他去后可有書
信哪？

李三娘（接唱）

誰知他一去无踪影，
兄嫂起下不良心。
逼我改嫁我不允，（轉二六）
百般折磨受苦情，
白日汲水到日尽，
夜晚研磨到天明。
身怀有孕苦难忍，（轉流水）

在磨房生下小姣生。

恶嫂不把剪刀借，

无奈何只得咬脐根。（接“小拉子”。）

刘承訓 啊，我且問你：你那儿子他、他、他現在何處？

李三娘 （接唱）

兄嫂要害姣儿的命，

亏寶公送往并州城，

十六載父子无音信，（哭头，轉散板）

望穿秋水不見人！（哭泣，暈倒井台。）

刘承訓 （唱散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

难道她是我娘亲！

爹爹說她早丧命，

岂有人死又复生！（轉二六）

她若不是我亲生母，

为甚么姓名家世道得真？

此时我把亲娘認——（轉搖板）

犹恐其中有別情。

滿腹怀疑心不定——

有了！（接唱）

我不免索証凭去問父亲。

听你之言，就是鉄石之人，也要落泪。我乃九州安撫使之子，我父統領大軍，不日打此經過，既是你

丈夫前去投軍，難免就在我父帥帳下，你可寫下家書一封，等我父帥大軍到此，我替你在軍中挨營查問如何？

李三娘 如此，感激不盡。只是無有紙筆……罷！（唱散板）

荒郊難尋紙和筆，
扯下半幅素羅裙。
咬破中指血淚迸，（咬指，劉承訓攔阻不及，
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寫苦情。
十六載受盡折磨將你等，
想斷肝腸痛碎心。
臨別言語可曾記？
難道你……貪圖富貴變了心！
千頭萬緒書難盡，
有勞你帶去查問我夫君。

〔李三娘遞血書向劉承訓跪拜，劉承訓急攙起。〕

劉承訓 （唱散板）

見此情不由我心神不定。
好一似萬把刀刺在心，
回營去稟父帥把娘親迎請——

李三娘 （哭）喂呀……

劉承訓 不必啼哭，外面寒風刺骨，快快回家去吧！

〔劉承訓做手勢招小軍甲牽馬上，劉承訓接馬，揮小

軍甲下。

刘承訓（接唱）

持血誓止不住泪洒衣襟！

回家去吧！（迟迟注視李三娘，上馬掩泣而下。）

李三娘（唱散板）

小將軍臨去時叮嚀不尽，

行一步一回头却为何因？

是我儿就該將我来認——（苦思，看天色，

担起水桶，接唱）

莫奈何归家去等候信音！

〔李三娘滿怀忧疑，退步而下，幕徐徐閉。

——劇終

一 疋 布

前 記

《一疋布》是一出流传很久的民間小戏。它以夸张的表現手法，显示了传统諷刺鬧剧的独特风格。

不务正业的张古董，从妻子沈赛花手中哄騙过来一疋布，拿到街市去卖。他在路上遇着盟弟李天龙，才知李因丧妻无力續娶，以致不能得到岳父王老户的丰厚財物。张古董異想天开，竟将妻子借与李天龙，希图騙取財物。一对假夫妻到了王老户家中，財物虽然到手，却被留下过夜。第二天，张古董找上門去，大鬧不休，于是一同成訟。不料县官竟把沈赛花断与李天龙为妻，张古董人財两空，当堂出丑。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演員孙盛武整理。

剧中人物

張古董(丑)	沈賽花(花旦)	李天龙(小生)
駱夫(丑)	王老戶(生)	李 宝(娃娃生)
四合老店(丑)	二差役	四衙役
養 吏	駱夫官	

第一場

張古董 (內)啊哈!

(張古董上。)

張古董 (念數板)

起(讀解)南——

起南來了一婦人，

身穿藍布褂，

腰系青布裙。

左邊挽(讀免)起了左邊這半邊，

右邊不挽右邊那半邊，

問她為什麼挽起了左邊這半邊，不挽右邊
那半邊？

皆因是左边这半边有紐有襻，故此挽起了
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問她为什么不挽右边那半边，挽起左边这
半边？

皆因是右边这半边无紐缺襻，故此不挽右
边那半边，挽起了左边这半边。

左半边，右半边，边半，半边。（念詩）

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战，

越穷越沒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张古董。自幼素无正业，买攢儿卖攢儿^①为生，
是我插圈儿弄套儿蒙个媳妇儿。前几年还不错，这
二年可坏啦，买卖也不好，混得一点儿轍都沒有啦，
前些日子打发我媳妇儿住娘家去啦，心想减点儿挑
費吧，咳，沒想到，昨儿晚上又回来啦。嚟！我想
起来啦，昨儿她打娘家回来的时候，胳膊窩里头夹
着一卷布。有咧，回头我把她叫出来，花言巧語把
她那布騙到我手，变卖銀錢先吃飯，就是这个主意。
——我說家里取，家里取，街坊的大嫗儿、安人、
賤內！——哪儿去啦？喝！唉！

沈賽花暗上，坐下。

张古董 我說……（見妻）有取，一声儿沒言語你就出来

① 買賣旧物，必須急售以免积压本錢者，謂之“買攢兒賣攢兒”。

“攢”乃聚处之意，亦可做“館”，即指急售急賣。

啦？

沈赛花 呦！这么大人出来，你会沒瞧見哪！

张古董 嚟！我說你还象啊？

沈赛花 呦，我怎么刚出来就不象啦？

张古董 想你們妇道人家，講究是“三光”。

沈赛花 什么叫“三光”啊？

张古董 头光、地光、火光。清晨起来梳完头，你倒是洗洗臉哪！

沈赛花 洗臉？你們家有水嗎？

张古董 那么……沒有水，你弄个手巾擦擦也是好的！

沈赛花 啊，我沒有那么擦过。

张古董 地，怎么沒扫出来呀？

沈赛花 扫地？你們家有笤帚嗎？

张古董 嚟……这……火你应当把它擺上吧！

沈赛花 擺火？你們家得有煤呀？

张古董 沒有煤？

沈赛花 啊，沒有煤。

张古董 沒有煤……你“攞”出来在那儿搁着，我瞧着也是痛快的呀！

沈赛花 我沒有那么“攞”过。

张古董 家里叟，我昨儿晚上做了个梦，你知道不知道？

沈赛花 我說，你这不是費話嘛！

张古董 怎么啦？

沈赛花 你做梦，我怎么会知道哇！

张古董 对啦，我不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办，我说出来，你给我圆解圆解。

沈赛花 嗯，你说出来，我给你圆解圆解。

张古董 昨天我睡到三更半夜，就听见“克义”一声。

沈赛花 怎么啦？

张古董 房梁折(讀蛇)啦！

沈赛花 哎呦！当家呀！

张古董 怎么啦？

沈赛花 快点儿瞧瞧去吧！

张古董 瞧什么啊？

沈赛花 米罈子里头一定是沒有米啦！

张古董 房梁折啦，碍得着米罈子里的米什么事儿？

沈赛花 你不知道嗎？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世上“三梁”相連哪！

张古董 哪“三梁”相連哪？

沈赛花 房梁、地梁、口粮，你梦见房梁折啦，米罈子里头一定沒有米啦！

张古董 噢！这就是“三梁”相連？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要是梦见房梁折啦，米罈子里就沒有米啦。

沈赛花 对啦。

张古董 要是梦见房椽子折喽，醋罐儿里头就沒有醬油

啦吧？

沈赛花 你別跟我“打牙涮嘴儿”^①的，我還沒吃飯哪！

张古董 沒吃飯？

沈赛花 沒吃飯哪！

张古董 你几儿吃的飯哪？

沈赛花 我几儿吃的？我还是初五吃的哪！

张古董 初五吃的？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那你等十五再吃吧！

沈赛花 干什么？

张古董 逢五才能进一“食”^②哪！

沈赛花 还得儿二一添作五哪，甬跟我說这个，我饿着哪，拿飯来，我得吃飯。

张古董 我說你凭什么跟我要飯吃哪！

沈赛花 有呗！你瞧多新鮮哪，想我們妇道人家，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飯哪。

张古董 噢，到我这儿就擰啦！

沈赛花 怎么啦？

张古董 娶妻娶妻为的是挨饿忍飢。

沈赛花 我沒有那么忍过，拿飯来我得吃飯。

张古董 嘿，家里呗！

① 即說笑話。

② “食”与“十”諧音，“逢五進一十”是珠算口訣。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你不是要吃飯嗎？

沈赛花 啊，我得吃飯。

张古董 那容易。噯，我跟你打听点儿事儿。

沈赛花 什么事儿啊？

张古董 昨儿个你打娘家回来的时候，我瞧你胳肢窝里
夹着一卷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赛花 啊，那是得儿布。

张古董 噢，是布啊！

沈赛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不怎么着。

沈赛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我不怎么着哇！

沈赛花 你瞧，又得儿不怎么啦又！……

张古董 (自語)她不理我这碴儿啊！——家里呀，你不是沒吃飯哪嗎？

沈赛花 噯，沒吃飯哪！

张古董 我这儿也餓着哪，这么办，你先把这个布借給我，咱們变卖了銀錢先吃飯，等着我緩开这一步儿。
我再还你，你瞧怎么样？

沈赛花 哼，那可不行。

张古董 怎么着？

沈赛花 那是我媽給我做褲子汗褙儿的，我不能借給你。

张古董 不要紧哪，等我緩过这一步儿，我再給你买好

的呀！

沈赛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借不借？

沈赛花 不借。

张古董 不借？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不借，不借你可知道阴七阳八呀！

沈赛花 什么叫阴七阳八呀？

张古董 想你们老娘儿们为阴人。

沈赛花 我阴谁啦？

张古董 嗟！阴阳之阴哪！

沈赛花 噢，阴阳之阴。

张古董 过七天准死。

沈赛花 哦，七天准死。

张古董 我们老爷儿们为阳人。

沈赛花 “洋”人，哪国的？

张古董 什么哪国的呀，阴阳之阳。

沈赛花 噢，阴阳之阳。

张古董 饿八天才能死哪！

沈赛花 噢，八天才死哪。

张古董 到七天你死啦。

沈赛花 啊。

张古董 太爷我还活着哪！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把你的布拿到大街，变卖了銀錢，我 吃、我
喝、我玩、我乐。你那魂灵儿……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干瞧着活不了。

沈赛花 别管你怎么說，“排不(上声)”①你怎么說，說
，出大天来，太太我也是不借。

张古董 你真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

张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赛花 你还有什么拿手哇？

张古董 祖传三代为“控倒飽儿”。

沈赛花 呦，什么叫“控倒飽儿”啊？

张古董 我要是控上陈食来呀，三年都不餓。

沈赛花 噢，是呀，那么你控控我瞧瞧。

张古董 你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瞧瞧。(將身朝下倒控起来)哇，哇……

沈赛花 噢，飽啦？

张古董 飽啦。哇……

沈赛花 好受嗎？

张古董 不大得滋味儿。

沈赛花 哎呦，快点儿起来吧。

① 任憑之意。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嗨!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瞧你也怪可怜的。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等着。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借给你吧。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等着我给你拿布去。(取布。)

张古董 (自语) 还是老娘儿们不行，三言两语的，布就

算归我啦。——拿来啦?

沈赛花 拿来啦。当家哎，你瞧这是什么?

张古董 这是布啊。

沈赛花 给你，拿去吧!

张古董 哎，怎么着，当啦是卖啦?

沈赛花 现在用钱的时候，干脆，你把它卖了得啦。

张古董 对，还能多卖俩钱儿。我走啦!

沈赛花 哎……当家哎，真个的，瞧咱们家什么都没有。

张古董 傻。

沈赛花 把这布卖啦，咱们家还得买点儿什么呀。

张古董 买什么呀?

沈赛花 嘿! 先买它一百斤大米。

张古董 一百斤米，对，先买吃的要紧。

沈赛花 一百斤面。
张古董 哎，一百斤面。
沈赛花 叫它五百斤煤球儿。
张古董 五百斤煤球儿。
沈赛花 五百斤硬煤。
张古董 五百斤硬煤。
沈赛花 再买它五百斤劈柴。
张古董 五百斤劈柴。
沈赛花 你再打，再打它五斤油。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五斤醬。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五斤醋，五斤……
张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这个錢不咧^④。
沈赛花 哎呦当家叻，瞧瞧你混得成什么啦。
张古董 就說是哪。
沈赛花 你得換換季呀。
张古董 对，我先来什么呀？
沈赛花 你先来个袍子。
张古董 我来个袍子。
沈赛花 换个褂子。
张古董 换个褂子。

④ 不在乎的口气。

沈赛花 呦，买顶帽子吧。

张古董 买顶帽子。

沈赛花 瞧瞧这双鞋。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你再买双鞋。

张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的这个钱。

沈赛花 哎呦，当家呗！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你瞧瞧我“漚合”①得成什么啦？

张古董 那怎么着哪？

沈赛花 我也得添点儿什么不是。

张古董 你添什么呀？

沈赛花 我——我先打付锄子。

张古董 要赤金的？

沈赛花 包金的吧。

张古董 是啊！没有钱的时候。

沈赛花 哎，给我打付钳子。

张古董 打付钳子。

沈赛花 哎，耳挖子。

张古董 耳挖子。

沈赛花 扁簪子。

张古董 扁簪子。哎，趁着我明白，你就全说吧。

① 即被折磨得精旧之意。

沈赛花 得啦，当家呗，没有钱的时候，凑合点儿吧。

不要什么啦。

张古董 不要什么啦？

沈赛花 不要什么啦。

张古董 把这布给你，我还是“控倒饱儿”。

沈赛花 哎，你怎么不用啦？

张古董 我说，你这个布值多少钱哪？

沈赛花 还不值个千儿八百的吗？

张古董 你穷疯啦，哪儿值那么多钱。

沈赛花 当家呗。别听我这么一说，你呀瞧什么着用的，

买点儿得啦，先吃饭要紧。

张古董 对对对，我走啦。

沈赛花 你走哇？

张古董 不用关门啦，我这就回来。

沈赛花 一会儿就回来！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当家呗！

张古董 干什么呀？

沈赛花 我饿着哪！（下。）

张古董 恶呀！我瞧你就长得就不善。——怎么卖呀！

借块板子，摆个摊儿。唉！这一个布，还摆得哪门子布摊儿呀！噯，我就吆唤好热布，哪儿有刚出锅儿的布呀！我就吆唤“布咪”！噯！——噯，布咪！

内 声 卖布的！

张古董 哎!

内 声 什么色儿的呀?

张古董 白的。

内 声 不行，我要紅的。

张古董 紅的?

内 声 哎。

张古董 沒有。

内 声 沒有不要嘍。

张古董 不要不要吧! ——嘍，布唻!

内 声 嘍，卖布的!

张古董 哎。

内 声 什么色儿的呀?

张古董 白的。

内 声 正好。

张古董 哎。

内 声 打正当間儿，給我撕块包脚布。

张古董 啊? 打中間儿撕块包脚布?

内 声 啊。

张古董 我不那么卖。

内 声 那不要啦。

张古董 你要要不要。——哎，布唻!

内 声 (女声)卖布的!

张古董 是个堂客。——哎，布唻!

内 声 啊，不来啦?

张古董 布来啦!

内 声 不来，不来就得儿罢啦!

张古董 你听叻，她叫卖布的，我說“布来”啦。她說
“不来”，不来就得儿罢啦! 咳，想我张古董，好
不命苦也!

李天龙 (内)走哇!

(李天龙上，和张古董相碰，立即返回。

张古董 有叻，“河漂子”^①啊。——叻，回来，回来，
回来! 这不是把弟李天龙嗎?

李天龙 叻呀，张大哥!

张古董 是我呀! 我說你怎么混成这样儿啦?

李天龙 唉! 再休提起，只因我家着了一把天火，烧得
片瓦无存，只落得这般光景!

张古董 你瞧，这是怎么話儿說得哪! 叻，今当大比之
年，何不进京赶考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焉能进京赶考啊!

张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跟他借去呀。

李天龙 我岳父言道，等我娶妻之后，把我簪环首飾、
四季衣服、銀子二百两。如今他不能把我呀!

张古董 有这么些錢，你何不再續一房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进京赶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张古董 可也是呀! 叻叻叻，兄弟，那你不会借一个

① 言其一冒头就回去了。

嗎？

李天龙 噫，世上只有借銀子借錢的，哪有借妻的呀！

张古董 哎，比方說有人把妻子借給你，你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與我？

张古董 哎。

李天龙 簪環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女子的，銀子二百兩，我們平分一半。

张古董 兄弟，這話是真的？

李天龙 真的呀！

张古董 兄弟，這邊兒“攪包子”^①太多，跟哥哥家里說去。走走！（圓場）到啦，來來來，兄弟，進來進來，你這兒坐坐兒，我叫你嫂子去啊，你這兒等等兒啊！——家里取，家里取！

〔沈賽花上。〕

沈賽花 噯，當家取，布賣了嗎？

张古董 沒有賣。

沈賽花 呦，怎么沒賣呀？

张古董 賣了你的布，還算男子漢大丈夫嗎！

沈賽花 哼，太太穿定了褲子汗襪兒啦。

张古董 對，你做褲子汗襪兒。家里取！

① 見他人做生意好，即設法加入做一包攪者。京諺謂之“攪包匠”，有時，亦稱“攪包子”。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来人啦!

沈赛花 誰来啦?

张古董 把弟李天龙。

沈赛花 把弟李天龙来啦?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哎呀，我可不見人家!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人家是个大財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瞧我們这样儿!

张古董 得咧，你来吧，你来吧，什么不見哪，現在他混得还不如咱們两口子哪! 都卖了零碎儿^①啦!

沈赛花 卖了零碎儿啦? 那么我見他怎么着哪?

张古董 問个好儿。

沈赛花 噢，問个好儿。那我会。兄弟在哪儿哪? 兄弟在哪儿哪? ——兄弟，老沒見啦!

李天龙 (同时)啊，大嫂!

沈赛花 兄弟請坐吧!

张古董 你坐这儿。——家里吸，这儿坐。房子窄小，我上炕。(坐桌子上。)

沈赛花 兄弟，你好哇?

① 李天龙此时之扮相系穿“富貴衣”上綴有各色小补釘，故剧中人常諷刺这种扮相为“賣零碎兒的”或“賣零碎材料兒的”。

李天龙 我好。嫂嫂可好？

沈赛花 我好。

李天龙 噢，好！（静场片刻。）

张古董 好！兄弟，你这儿坐着，我给你泡点茶去呀！（哨妻。）

沈赛花 兄弟，嫂嫂跟你告个便儿。

李天龙 请便。

沈赛花 （向张古董）什么事啊？

张古董 我说你怎么改了“叨”木匠，就一锯（句）呀！

沈赛花 我问好啦！

张古董 他们家还有人哪！

沈赛花 还有谁呀？

张古董 有他爹呀！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有啦，叫他叨去啦。——我说，兄弟，我们家

没茶叶啦，我打发人买茶叶去啦，等会儿啊！

李天龙 噢噢噢！

沈赛花 兄弟，老爷子好哇？

李天龙 唉！亡故了。

沈赛花 呦，这么大岁数儿，怎么会当“王八”啦！

李天龙 亡故就是死了！

张古董 就是死啦！

沈赛花 噢！死啦！——唉！可惜了儿的！

李天龙 唉！可惜了儿的！

张古董 唉！可惜了儿的！（又静场）兄弟，我瞧瞧茶叶买回来没有啊！（哨妻。）

沈赛花 兄弟，嫂子有一点儿事儿，跟你告个便儿。

李天龙 嫂嫂请便。

沈赛花 我一会儿就来。——我说你怎么回事儿呀？

张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语啦？

沈赛花 我问过啦。

张古董 他们家还有人哪！

沈赛花 还有谁呀？

张古董 还有他妈！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又叫你叨去啦啊！——兄弟，茶叶买来啦，我打发人挑水去啦，等等儿啊！

沈赛花 我说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老太太好哇？

李天龙 下世去了。

沈赛花 哦，卖菜去啦？①

张古董 什么卖菜去啦！

李天龙 就是死了。

张古董 对啦，死啦！

① 因李天龙说“下世”，“世”与“市”同音，故沈赛花说是“卖菜去啦”。

沈赛花 死啦？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咳！

李天龙 唉！

沈赛花 啧啧啧！

张古董 对，花子四眼儿，把这两块骨头给我叨走。①

（又静场）兄弟，我瞧瞧这水挑回来没有啊。（哨妻。）

沈赛花 哎呦，哎呦！兄弟，嫂子这两天闹肚子，对不起兄弟，你坐会儿，我一会儿就来，呦，这是怎么话儿说的。——嘿！怎么啦你，怎么没完啦你！

张古董 他们家还有人哪！

沈赛花 还有谁呀？

张古董 还有他媳妇儿哪！

沈赛花 你怎么不早说哪！

张古董 这你怎么不答应啦！——哎兄弟，水是挑回来啦，还没攪火哪！等会儿啊！

沈赛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弟妹好嗎？

李天龙 唉！没有过門也死了！

沈赛花 呦！吃什么硬东西噎死②啦？

① 从前北京人以“啧啧啧”的声音唤狗，“花子”、“四眼”都是由狗的形象而起的名。

② “噎死”是“也死”念“韻白”的諧音。

李天龙 沒有过門就死了！

张古董 死啦。

沈赛花 死啦？兄弟，不是嫂子我說呀，你这个命好苦哇！

李天龙 唉！苦哇！

张古董 苦啊？苦你不会吃那一头儿嗎！①（又辭場）兄弟，我騰火上来沒有啊！等等儿！（哨妻。）

沈赛花 兄弟，嫂子我还跟你告个便儿，对不起你，坐一会儿啊！就来。——这是怎么啦？哎呦，嘿！我說你怎么啦，一趟一趟干嘛呀？

张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啦？

沈赛花 哎，还言語哪，問了仨，倒死了对儿半，再問哪，連你也活不了啦！

张古董 嘿！再要是問哪，就露出发財的苗头儿来啦！

沈赛花 什么发财的苗头儿呀？

张古董 你問他，今当大比之年，何不进京赶考哪！

沈赛花 說得是啊！

张古董 他就說啦，沒有銀錢也是枉然！

沈赛花 对啦，沒有錢也去不了哇！

张古董 你說啊！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大財主，跟他借去呀。

① 此处系用吃黃瓜“抓眼”。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借去哪？

张古董 他就說啦。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岳父言道，娶妻之后，簪环首飾、四季的衣服，銀子二百兩，現在不能給他。

沈賽花 噢噢噢！

张古董 你就說啦！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有这些錢，你何不娶一个哪？

沈賽花 是啊，他應該娶一个。

张古董 他說啦。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沒有錢赶考，哪几有錢娶妻啊！

沈賽花 沒有錢也办不了事不是啊！

张古董 是啦！哎，你就說呀！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兄弟，那你何不借一个哪！

沈賽花 得了吧！世上有借銀子借錢的，哪几有借媳妇儿的！

张古董 哎，你不懂，你不懂……哎，你就問他，比方那么說，要有人把媳妇儿借給你，你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沈賽花 是啊，他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张古董 他就說啦。

沈赛花 啊。

张古董 簪环首饰、四季衣服，都是那妇人的。

沈赛花 噢噢噢！

张古董 银子二百两，平分一半儿。

沈赛花 噢，平分一半儿。

张古董 家里取。

沈赛花 啊！

张古董 这可是好事儿。

沈赛花 好事。

张古董 这是百年不遇啊！

沈赛花 嗯，百年不遇。

张古董 肥猪拱门哪。

沈赛花 嗯，肥猪拱门。

张古董 真是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

沈赛花 对，没地儿找去。

张古董 这个，家里取！

沈赛花 啊？

张古董 家里取，那个什么……

沈赛花 嗯，什么呀？

张古董 要不然，你陪兄弟去一趟吧！

沈赛花 得了吧！你穷疯啦，饿不起啦你！

张古董 穷，我也不至于疯啊，这是怎么啦！

沈赛花 啊？愣把媳妇儿借给人家，以后咱们还混不混

啦？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哪！

张古董 不是外人，这是把弟，胳膊折了在袖儿里头，
这有什么呀！

沈赛花 没听说过。太太饿死，我也不能去呀！不能去！

张古董 你去不去？

沈赛花 不去。

张古董 你不去？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嘿，我说的话，你敢不听？

沈赛花 啊！这话你说得没道理，我就不能去。

张古董 吓，吓！（欲打。）

沈赛花 啊，你要怎么着？

张古董 得，得，得了罢，你还是去一趟吧！

沈赛花 哎哟，哎哟，这辈子嫁你呀，我算倒了楣啦。

张古董 这有什么呀！

沈赛花 没听说过，我说不出嘴来！

张古董 不要紧的，圆活脸儿一抹（讀媽）长活脸儿，说你的。

沈赛花 不行，我脸皮没有那么厚。

张古董 我帮着你，我帮着你，去……

沈赛花 不能去呀，哪儿有……（被张古董推进门）兄弟坐着！

李天龙 嫂嫂请坐。

张古董 我说兄弟，水是开啦，我这么一拿呀，烫我手

噉，壺也砸啦，水也洒啦，火也泼灭啦，干脆你甬喝啦！

李天龙 我也不渴！

张古董 那正好儿，請坐請坐！

沈赛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今当大比之年，你怎么不进京赶考去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无有銀錢，焉能进京赶考哇！

沈赛花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就應該上那儿借去呀！

李天龙 我岳父言道，等我娶妻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两。如今他不能把我呀！

沈赛花 那你何不娶一个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无有銀錢进京赶考，哪有銀錢娶妻啊！

沈赛花 可也是啊！

张古董 可不是嗎！

沈赛花 兄弟，那你何不借一个哪？

张古董 对呀。

李天龙 世上有借銀子借錢的，哪有借妻子的呀！

沈赛花 (向張古董)我說沒有不是！——我說，我，我說兄弟，比方那么說，要是有那八輩儿不开眼，穷不起啦那么个穷小子……

张古董 (同时打喷嚏)啊嚏!

沈赛花 他真要把媳妇借给你，兄弟，你怎么谢候他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若有人将妻子借与我，簪环首饰、四季衣服……

张古董 (同时)家里取!

李天龙 俱是那妇人的。银子二百两，我们平分一半。

张古董 (得意地)嘿!

沈赛花 真的?

李天龙 真的啊!

沈赛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我说兄弟!

李天龙 嫂嫂!

张古董 兄弟说话没错儿。你说你的，没有错儿! 有话你就说，怕什么的! 自己人儿，说吧!

沈赛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要不价……

张古董 说，说，说吧!

沈赛花 没法儿说!

张古董 说，说呀!

沈赛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赛花 要不价……

李天龙 啊？

沈赛花 要不价……要不价嫂子我跟你去一趟得啦！

张古董 哎，兄弟！

李天龙 啊？

张古董 交朋友你可长住了眼睛，照哥哥这样儿的交，
我可把媳妇儿都交给你啦。

李天龙 噢，多谢张大哥！

张古董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哎，咱们可是别过夜！

沈赛花 当家呗，瞧我们跟兄弟这样儿，我们怎么能去
呀！

张古董 这样儿怕什么的！

沈赛花 你想法儿给我们借两件去吧！

张古董 不行，我都“熏”^①啦，借不出来！

沈赛花 哎，当家呗，你再提提我试试！

张古董 一对，提提你也行。我提提试试。（出门向内喊）

我说，当铺掌柜的！

内 声 干什么的？

张古董 您哪，借我两件衣裳。

内 声 谁借啊？

张古董 我借。

内 声 没有。

① “熏”音“训”。意指有了腐朽气味，大家避而远之。

张古董 不是，我媳妇儿借。

内 声 噢，你媳妇儿借，我给你“拆兑”、“拆兑”①。

张古董 謝謝您，謝謝您！——还是我媳妇儿吃得开。

——（取来衣服，进门）得，衣裳借来啦！

沈赛花 当家呀，你给我们雇车去呀！

张古董 雇车去。

沈赛花 我到里边儿收拾收拾。（下。）

〔李天龙下。〕

张古董 哎哎！雇车？雇车得多少钱哪！对，我上趟马市吧！（圆场）哎嘿嘿嘿，这都是谁的马啊？

内 声 （很多人）我的马，我的马……

马 夫 得咧，得咧，你们都驮了好几趟啦，饭别一个人吃啊！

〔马夫随说随上。〕

马 夫 呦，哈哈！我当谁哪！大叔！

张古董 是我。

马 夫 大叔您好哇？

张古董 好。

马 夫 大媳妇儿好哇？

张古董 好。

马 夫 孩子们都好哇？

张古董 都好。

① 即设法借给之意。

駱 夫 沒搬家？

張古董 還在那兒住哪。

駱 夫 您瞧，剛才我還念叨你來着哪！

張古董 有緣。

駱 夫 有緣。（同笑）哈……大叔，我還要找您去哪！

張古董 你找我干嘛呀？

駱 夫 跟您打聽點兒事兒。

張古董 什麼事啊。

駱 夫 真個的，你是誰呀？

張古董 這倒不錯，你問了我半天，還不知道我是誰呀！

駱 夫 不是，我瞧你臉熟，彷彿在哪塊兒……

張古董 見過嗎？

駱 夫 沒有。

張古董 多干哪，提你個醒兒吧！

駱 夫 對，你提我個醒兒吧！

張古董 我姓張。

駱 夫 噢，張大叔。

張古董 對啦。

駱 夫 你長輩赫赫揚名啊。

張古董 我們長輩是誰啊？

駱 夫 你不是那個張傻子^①的兒子嗎？

① 張傻子為清末北京地痞之一，以開娼寮為生，專門虐待妓女。京劇《蕩海波瀾》即演他的故事。

张古董 别“改”我啦。

驢 夫 是啊！

张古董 我叫张古董。

驢 夫 噢！张古董，张大叔啊！

张古董 对啦。

驢 夫 好王八蛋。

张古董 我說你怎么叫答应了罵人哪！

驢 夫 不是，大叔啊！

张古董 哎。

驢 夫 不是，我罵我这两只眼睛，上了火啦，連大叔都不認識啦。再要往后，連雞蛋都看不出大小来啦。

张古董 有咧，拿人比雞蛋。

驢 夫 哎，哎，大叔啊，您干什么来啦？

张古董 我啊？

驢 夫 啊！

张古董 我雇驢来啦。

驢 夫 得啦，得啦，嘿！

张古董 怎么啦？

驢 夫 吃饱飽儿的拿我們穷人打什么哈哈！

张古董 这叫什么話！

驢 夫 你还雇驢？

张古董 怎么啦？

驢 夫 你也不查查家譜！

张古董 雇驢我查家譜干什么呀？

驢夫 那上有騎驢的嗎？

张古董 这叫什么話呀？

驢夫 騎驢的亲戚也沒有哇！（欲走。）

张古董 这小子啊！——回来，回来！你干嘛这么“面苦語辣”的呀，我雇驢，不是我騎。

驢夫 誰騎啊？

张古董 我媳妇儿、你大嬸儿騎。

驢夫 噢，大嬸儿騎呀？

张古董 哎！

驢夫 那还凑合。

张古董 这不結啦。

驢夫 那你雇几匹。

张古董 两匹。

驢夫 不行。

张古董 怎么啦？

驢夫 就一匹。

张古董 一匹凑合啦。

驢夫 凑合啦，我拉驢去。（欲下。）

张古董 回来回来！你知道我雇哪儿啊，就拉驢去？

驢夫 对，你雇哪儿呀？

张古董 我雇城里头。

驢夫 啊。

张古董 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

駱 夫 哎，大叔！

张古董 啊？

駱 夫 怎么一去八里，回来四里呀？

张古董 这你不知道，你大嫖儿有几件新衣裳，去的时候在大街上“摆露摆露”，回来天黑啦，抄小道儿就回来啦，这就是回来四里。

駱 夫 什么时候去？

张古董 这时候去。

駱 夫 什么时候回来？

张古董 那时候回来。

駱 夫 几个座儿？

张古董 一个座儿。

駱 夫 跟人不跟人哪？

张古董 不跟人。

駱 夫 不跟人，得啦，我拉駱去！（欲走。）

张古董 哎，回来回来。

駱 夫 啊？

张古董 你忙什么，說个价儿呀！

駱 夫 說价儿干什么？你还能說我嗎！（欲走。）

张古董 回来回来，总得說个价儿。

駱 夫 总得說个价儿？

张古董 哎。

駱 夫 你別忙，我算算！

张古董 你算算！

駙 夫 张大叔雇駙。
张古董 对。
駙 夫 张大嬸儿騎。
张古董 不錯。
駙 夫 坡里头。
张古董 对。
駙 夫 鐘楼前头。
张古董 嚨。
駙 夫 鼓楼后头。
张古董 是。
駙 夫 一去八里。
张古董 嚨。
駙 夫 回来四里。
张古董 对。
駙 夫 这时候去。
张古董 这时候去。
駙 夫 那时候回来。
张古董 那时候回来。
駙 夫 一个座儿。
张古董 一个座儿。
駙 夫 不限人儿。
张古董 对。
駙 夫 是不是啊，张大叔？
张古董 是。

駱 夫 (笑) 啊哈哈……大叔!

张古董 啊。

駱 夫 拉駱去我!

张古董 哎，回来回来! 拉駱你忙什么呀! 說个价儿。

駱 夫 噢，說个价儿?

张古董 啊。

駱 夫 你别忙，我再算算啊!

张古董 又算什么啊?

駱 夫 张大叔雇駱，张大嫖儿騎，城里头，鐘楼前
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这时候去，
那时候回来，一个座儿，不跟人儿，对不对? 大
叔!

张古董 是这么回事儿。

駱 夫 我拉駱去。

张古董 哎! 回来回来!

駱 夫 不拉駱嗎?

张古董 你拉駱忙什么啊?

駱 夫 怎么啦?

张古董 我叫你說个价儿!

駱 夫 哦，說个价儿啊?

张古董 啊。

駱 夫 你等我再算算!

駱 夫
张古董 (同时) 张大叔雇駱，张大嫖儿騎，城里头……

张古董 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
这时候去，那时候回来，一个座儿，不跟人儿。是
这么一套是不是？

駱 夫 你都說啦，我还說什麼呀！

张古董 我叫你說个价儿！

駱 夫 噢，說个价儿？

张古董 啊。

駱 夫 說个价儿，你不恼？

张古董 我恼什么呀？

駱 夫 得！八百吊錢吧！

张古董 我說你这小子穷疯啦？

駱 夫 穷也犯不上疯啊？

张古董 八百吊錢，我得买几匹呀！

駱 夫 你瞧，你瞧是不是？我一瞧你就拿我“打落”^①
嘛！

张古董 这怎么会“打落”哪！

駱 夫 誰不讓你买去啦哪！你买去呀！（欲下。）

张古董 嘿嘿嘿，回来，回来，回来！

駱 夫 怎么啦？

张古董 你要得太多！

駱 夫 要得太多啦，你說要得太多得了嗎？漫天要

① 並無實心交易，只是打斷價錢的，北京叫做“打落”。“落”念“勞”去聲。

价，就地还钱，要多许你少给。

张古董 我还个价儿，你不恼啊？

驢夫 我恼你什么呀！给多少钱？

张古董 干脆，我也不少给你，我就给你七个钱儿。

驢夫 （同时）哎，鸡蛋抹白矾，齧刻就结啦！① 给多少钱儿？

张古董 七个钱儿。

驢夫 多少钱，多少钱？

张古董 这个钱儿。（伸三指作“七”的手势。）

驢夫 这这这这个钱？

张古董 不少。

驢夫 按说是不少。

张古董 本来是不少嘛，苦不了你！

驢夫 别价，张大叔！

张古董 啊？

驢夫 亲爷们里道的②！

张古董 那没错儿。

驢夫 真给这点儿？

张古董 这个不少啊，这个！

驢夫 太难啦，我是穷小子！

张古董 这个我知道。

① 北京歇后语。白矾是涩的，抹在鸡蛋“壳”上，谐音为“齧刻”。

② “里道”指自己人之意。系针对“外道”而言。

驢夫 您多花倆，我多鬧個餅子吃！

張古董 這就不少，別人我還不花哪！

驢夫 （同時）別價，別價，大叔哎！這麼辦，面子事兒，您給多少錢？

張古董 這錢哪！（做“七”的手勢。）

驢夫 大叔哎！

張古董 啊？

驢夫 干脆，您把這兩個手指也伸開，干脆五個錢兒！

張古董 五個錢兒？

驢夫 哎。

張古董 你拉驢去！

驢夫 我拉驢去。

張古董 你拉驢去。

驢夫 拉驢去嘍！（下。）

張古董 這小子啊！他不認得這個（作“七”的手勢）認得這個！（作“五”的手勢。）

〔驢夫拉驢上。〕

張古董 哎，哎，你這條驢怎麼三條腿兒啊？

驢夫 哎，那不要緊的，那兒綁着杉篙哪，怕什麼的！

張古董 綁杉篙哪，那它会走嗎？

驢夫 不会走啊！

張古董 不会走我雇它干什么呀？

驢夫 它会蹦啊!

张古董 会蹦?

驢夫 会蹦。

张古董 一蹦多远哪?

驢夫 一蹦，一蹦八里呀。

张古董 哎，正巧啊!

驢夫 正巧。

张古董 哎，一天蹦几蹦?

驢夫 三年才蹦一蹦!

张古董 那我哪儿赶得上哪!

驢夫 七天一蹦!

张古董 我等七天?

驢夫 别忙，您别着急，算算，昨儿，前儿，明儿，
后儿。大叔哎!

张古董 哎!

驢夫 今儿是蹦的日子。

张古董 你瞧，我正来着啦。

驢夫 来着啦不是! 我再给拉过去。(拉驢。)

张古董 哎，哎，我说，这驢怎么短个耳朵啊?

驢夫 不是，昨儿我姥姥生日，给打滴吃啦!

张古董 饒骨头哇!

驢夫 大叔哎!

张古董 啊?

驢夫 我跟您说呀!

张古董 什么事儿？

驢夫 我这个可是个小驢駒子。

张古董 是啊。

驢夫 待一会儿走到河沟子的地方，您得叫我大骡儿下来，您給它抱过去就行啦！

张古董 啊？雇驢还管抱驢呀？

驢夫 不要紧的，大叔儿，您这么着，您叫我大骡儿下来辛苦两步横豎成了吧！

张古董 那成那成。

驢夫 大叔哎！

张古董 怎么啦？

驢夫 我这驢啊，今儿早晨才喂了个整頓儿，到这晚儿还没吃什么哪！

张古董 啊，沒有吃什么哪！

驢夫 大叔儿哎！

张古董 啊？

驢夫 得，沒有說的，到那儿您給“撒合”、“撒合”^①吧，啊？

张古董 那个不成。五个錢儿，我还得打发它？不成！

驢夫 得啦，大叔！

张古董 不成，不成！

驢夫 您白，“撒合”还行！大叔！

① “撒合”是喂牲口的術語，言其須先把草料撒在地上才能喂牲口。

張古董 哎！

駱 夫 十个錢兒。（給錢。）

張古董 十个錢兒！（接錢。）

駱 夫 您給“撒合”、“撒合”成了吧？

張古董 那行。告訴你，別人我還真不管。

駱 夫 對。

張古董 咱倆有交情嘛。

駱 夫 哎哎，大叔，大叔哎！

張古董 哎。

駱 夫 待會兒您回來的時候啊……

張古董 啊

駱 夫 我在那兒不在那兒不要緊。

張古董 噢。

駱 夫 交給小舖兒就說是小二家的，哎，他們就知道
啦！

張古董 就行啦。

駱 夫 大叔！

張古董 哎！

駱 夫 回頭見。

張古董 哎，小二哎，回來回來。

駱 夫 干什么？

張古董 你把駱錢帶着。

駱 夫 嗨！算了吧！帶駱錢干什么呀？

張古董 嗨，親是親，財是財，先帶着先帶着。

駱 夫 不，不，回头再說，回头再說。

張古董 先帶着，先帶着。

駱 夫 啊。

張古董 回來，咱們誰也不找誰！啊！

駱 夫 您算了吧！哪兒有……

張古董 不，不。

駱 夫 您可真是。

張古董 一個，倆，仨，四，五個，得！歸你。

駱 夫 哎，您哪，您這個人哪，哈哈，真可以的，
哎嘿嘿……你說說，哪兒有這樣兒的優人的。還沒騎
驢，先給錢，跟優狗（陽平聲）兒似的！哈哈……

（下。）

張古董 喝，我賺五個——家里取，家里取！

〔沈賽花、李天龍上。〕

沈賽花 當家取！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驢雇來啦嗎？

張古董 雇來啦。

沈賽花 呦，一匹呀。

張古董 得啦，叫兄弟辛苦兩步兒吧！

沈賽花 兄弟，你辛苦兩步兒吧！

李天龍 嫂嫂請上！

沈賽花 當家取，你扶我一把。

張古董 哎，我扶你一把。（扶沈賽花上驢）哎，哪兒……

沈赛花 喂儿！（赶驴。）

张古董 喂儿！（赶驴。）

沈赛花 喔！（赶驴。）

张古董 喔！（赶驴。）

沈赛花 呦，当家呗！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它怎么不走哇？

张古董 你不走它就走啦？

沈赛花 还得我走啊？

张古董 多新鲜哪！

沈赛花 当家呗。

张古董 啊？

沈赛花 我们走啦。

张古董 走吧。快点儿回来啊！

李天龙 啊！张大哥，请了请了。

张古董 哎，兄弟兄弟！千万可别过夜呀！

〔沈赛花、李天龙下。〕

张古董 哎，我关上门儿睡觉，净等着平分一半儿。（下。）

第 二 场

〔沈赛花、李天龙上。〕

李天龙 嫂嫂下马！门上有人吗？

〔沈赛花下马。〕

王老戶 內) 噫哼!

〔王老戶上。〕

王老戶 黃犬汪汪叫，何人叩柴門。——是哪一個?

(開門。)

李天龙 啊，岳父!

王老戶 噢，賢婿到了，進內敘話。(同進門) 賢婿，

這是何人?

李天龙 是你新女兒(向沈賽花)見過你家爹爹!

沈賽花 (行禮) 爹，您好哇!

王老戶 罷了，罷了。賢婿，老夫也曾言過，等你續娶
之後，簪環首飾，四季衣服……來來來，銀兩在
此，你們拿了去吧!

李天龙 多謝岳父，我們要告辭了。

沈賽花 (同時) 謝謝您哪，天不早啦，我們要走啦。

王老戶 不送了! 噫哼! (下。)

〔李寶上。〕

李 寶 哪兒來的醜婆哪? ——呦，姐夫來啦; 這是誰
呀?

李天龙 這是你新姐姐!

李 寶 噢，姐姐，姐姐!

沈賽花 噢，兄弟你好啊?

李 寶 你們這要上哪兒呀?

李天龙 要回去了。

沈賽花

李 寶 哎，別回去呀，老不來啦，住這兒吧!

沈赛花 哎不行，不行，可不能住下。

李 宝 住这儿吧，住这儿吧！

沈赛花 不行，不行，我們得回去！

〔李宝拉住李天龙、沈赛花不放。〕

沈赛花 哎呦，这可怎么好哇！

〔李宝拉沈赛花、李天龙下。〕

第 三 場

〔張古董上。〕

張古董 怎么还没回来哪！怎么啦！該回来啦！天不早啦，哎，我找上前去！（圓場。）

〔“四合老店”①上。〕

四合老店 哎呀老兄呀，四合老店在哪个里呀？（拉張古董）哎，老兄呀，我跟你打听打听，四合老 店在哪个里呀？

張古董（同时）哎，哎，你撒手，你撒手！

四合老店 哎，老兄，我跟你打听四合老店在哪个里呀？

張古董 你撒手吧！

〔二差役上，关城，下。〕

四合老店 嘟，嘟，我又一个嘟！

① 这一人物念半“苏白”，原没有名字，在多年演出中，后台習慣地称他为“四合老店”。

张古董 哪儿这么三个嘞啊？

四合老店 我和你打听四合老店在哪个里！你这样拉住我，扯住我，不叫我过去，你看一看，这一边的城門关了，喏，那一边的城門也关了！

张古董 啊！

四合老店 你叫我在哪个里睡觉啊？

张古董 你还“寻（念学）掠”什么呀？你就在这里睡！

四合老店 不行。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沒有我閃緞被窩褥子、象牙床，我是不能睡的！

张古董 就冲你这个长相儿，还閃緞被窩褥子哪？

四合老店 啊！

张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张古董 你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张古董 我不管你，我睡！

四合老店 啊哈！我也着了！（臥倒。）

〔起初更。

张古董 哎呀，心里头有事呀，睡不着，我媳妇跟我把弟李天龙到他丈人王老戶那儿，人家是大財主啊，不用說，烧黄二酒、高梁的果碟子。

四合老店（站起）哎唷，我在哪块吃过他的烧黄二酒、

高摆的果碟子呀！（向張古董）起来，起来，起来！

張古董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四合老店 我在哪里吃过你的烧黄二酒、高摆的果碟子呀？

張古董 这是我心里的話。

四合老店 胡說。

張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心里的話，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我說出来怎么啦？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張古董 你睡覺！

四合老店 不睡了！

張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張古董 不睡我打你！

四合老店 啊，我睏了，着了！（臥倒。）

張古董 这小子！

〔起二更。〕

張古董 我是越睡越睡不着，想我媳妇儿这个年紀儿，我把弟这个岁数儿，他們两个人不用說呀，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哇！

四合老店（站起）哎唷，着了火了，着了火了啊，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哦呀，着了火了，着了火了，救火啊！

张古董 我说你怎么回事儿？

四合老店 哦呀，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哇！

张古董 那是我心里的话。

四合老店 混賬！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心里的话，就不该说出来！

张古董 我说出来怎么着？你睡觉！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沈赛花、李天龙暗上，坐睡。

张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张古董 你不睡！呸！（欲打）我还是打你！

四合老店 哎呀！着了！（跌倒。）

张古董 这小子！

〔起三更。

沈赛花 嗨，这是怎么话儿说的，当初来的时候，说好了是不过夜，如今过了夜啦，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

四合老店 （站起）哎呦！黄河发了水了！噢呦，黄河发了水了，噢呦，好大水啊！噢欸！噢欸！

张古董 我不理你！

四合老店 我也着了！（跌倒。）

〔起四更。

沈赛花 兄弟，兄弟，你醒醒！

李天龙 嫂嫂何事呀？

沈赛花 兄弟，咱们来的时候，原说好是不过夜的，如今过了夜啦，咱们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啦！你哥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不是好惹的！倘若他找上门来，这可怎么好哪！

李天龙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哇？

沈赛花 兄弟，事到如今你也不用着急。他来啦，说好的便罢，要是闹翻啦，大不了我就跟他一刀两断！天不早啦，咱们先到老爷子屋里瞧瞧去。

李天龙 唉，这是哪里说起！

〔李天龙同沈赛花下。

〔起五更。二差役上。

二差役 开城啦！

张古董 哎哟嘿！天都亮啦！（看“四合老店”）有呀，搅了我一宵，他倒着啦啊！——起来，起来，起来！

四合老店 哎哈，哎哈！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臭虫。

张古董 城門洞儿会有臭虫！

四合老店 哦哈，天亮了哇！

张古董 对啦，你昨几个不是打听四合老店吗？

四合老店 是四合老店哪！

张古董 你瞧见没有，那儿就是，上面还有个招牌。

四合老店 那儿就是四合老店哪！

张古董 对啦，对啦！

四合老店 謝謝你，我不去了！（下。）

张古董 嘿！他不去啦！（向差役）哎，跟你打听打听！

昨天有个小媳妇骑驴，后头跟着个小伙儿打这儿过去了嗎？

甲 差役乙 瞧見啦！

差役甲 哎，那个骑驴的是你什么人哪？

张古董 那不是外人，是我媳妇儿、你娘子。

差役甲 什么娘子呀，你呀王八啦！

〔差役甲、乙下。〕

张古董 坏啦，这一說，这是真啦！哎，我找块砖头，找上前去。（圆场）到啦。——有胳膊沒有腿儿的，給我滾出一个来！

〔李宝上。〕

李 宝 誰这么說話啊？沒胳膊沒腿儿的，这不成攢不倒儿①啦嗎！——嘿！野杂种！

张古董 好說，小杂种！

李 宝 干什么？

张古董 有姓王的沒有？

李 宝 有啊！

① “攢不倒兒”是兒童玩具，即不倒翁。

张古董 給我叫出来!

李 宝 等着吧,你!——有請老杂种!

〔王老戶上。

王老戶 何事?

李 宝 外边来了个野杂种,要見老杂种!

王老戶 嘿!小杂种。(自語)不知哪个杂种找我!

张古董 不管他是誰,我就給他一砖头。(見王老戶)

嘿!老爺子!

王老戶 何事啊?

张古董 这个……昨儿您的續女儿来啦?

王老戶 来了!

张古董 天晚啦,您留她在这儿住下啦?

王老戶 住下了。

张古董 您这儿地方儿是大的,不用說,两院子。

王老戶 嗟!一个院子!

张古董 噢,您这儿房子是多的,两間屋子?

王老戶 嗯!一間屋子。

张古董 您啊,把他們叫出来得啦!您就說姓张的找他

哪!

王老戶 嘿!——女儿快来!

〔沈賽花、李天龙上。

王老戶 姓张的找你呀!

李天龙 这如何是好哇!

沈賽花 甬着急,我瞧瞧去。

张古董 不管他是誰，出来我就給他一砖头！嘿！

沈赛花 啊，这不是张老大嗎？

张古董 有呀，一宵的功夫儿我就改了张老大啦！

李天龙 啊，张兄！

张古董 你呀，不用“阴不答”①的，給你（举磚）

一砖头，打官司去，打官司去！（拉李天龙下。）

沈赛花 哎呦，老爷子，您劝着点儿，您劝着点儿！

王老戶 呀呸！小小年紀，做出这样无耻之事！

沈赛花 啊！

王老戶 这边儿沒羞，那边儿沒臊，当中間还挂着个皮老道！②（吹胡子下。）

沈赛花 嘿！肝气真旺啊！哎呦，这可怎么好哇！（下。）

第 四 場

〔四衙役喊堂威：哦！哦！哦！……引書吏、驢夫官③

上。

驢夫官 做官不論大小，心里明白就好。下官审不清！

① 形容为人陰險。

② 北京諺語，嘲笑人不知羞恥。“这边兒”、“那边兒”均指兩頰，“当中挂溜皮老道”系指鼻子。这个諺語是隨說隨指的。

③ 这一場的書吏，剧本規定是由前場演“四合老店”的演員兼扮的。同样，縣官審不清也是由前場的驢夫改扮的。故后台为方便計，称之为“驢夫官”。

今逢二五八日，放告之期。——来呀！

众衙役 有。

驛夫官 放告牌抬出去！

众衙役 是。

驛夫官 搭出去赶紧搭进来，别惹事。

众衙役 是啦。

〔張古董、李天龙、沈赛花、王老戶、李宝上。〕

張古董 冤枉！

衙役甲 干什么的？

張古董 喊冤的！

衙役甲 等着。——老爷有人喊冤！

驛夫官 什么？

衙役甲 有人喊冤！

驛夫官 叫你搭出去就搭进来，惹事不是！

衙役甲 不是。他們在門口儿等着哪！

驛夫官 等着！你問問他們，是城里头的，是城外头的？

衙役甲 是。——嘿！我們老爷問你們是城里头，城外头的？

張古董 城里头怎么說，城外头怎么講啊？

衙役甲 你等等我給你問問去。

張古董 你問問去。

衙役甲 启老爷，他問城里头怎么說，城外头怎么講？

驛夫官 你告訴他，城里头的，老爷不管；城外头的，

老爷管不着。

衙役甲 嘿！我們老爷說啦，城里头的不管；城外头的管不着。

张古董 嘿，回来回来，你告訴他，我不是城里头的也不是城外头的，我是城門洞儿的！

衙役甲 启老爷，他說他也不是城里的，也不是城外的，他是城門洞儿的。

駙夫官 这……城門洞儿……

衙役甲 哎！

駙夫官 你說，他是存心要打官司来的！——来！

衙役甲 哎！

駙夫官 退堂！

書 吏 且慢，老爷啊！

駙夫官 啊？

書 吏 不要退堂！

駙夫官 怎么办哪？

書 吏 胡里胡涂的把他們帶上来，胡里胡涂的問他們几句，胡里胡涂的打他們几下板子，再胡里胡涂的罰他們几个錢，胡里胡涂的我書吏弄双靴子穿哪！

駙夫官 倒是我們“汗包”①說的有理。——来呀！

衙役甲 有。

① 此書吏的老扮相系挂白胡子、梳小抓髻，又老又少不倫不类。北京人管不按季節濫穿衣服、不倫不类的人，称为“汗包”。

駱夫官 叫他們上堂回話。

衙役甲 是。——嘿嘿嘿，上堂回話。

〔張古董、李天龍、王老戶、沈賽花、李奎進門。〕

李天龍 參見老父母。

駱夫官 怎么着，这里头还有李相公哪！

李天龍 牽連在內。

駱夫官 好，你土地祠待茶。

李天龍 多謝老父母。（下。）

張古董 这官司我算輸定啦，我原告儿跪着，被告儿土地祠待茶，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噢，这位老爷，好戴高帽子，我也奉承奉承！——啊，“烤白薯”①！

駱夫官 好說，我的“油葫蘆”②！

張古董 这是怎么碴儿，这是……他怎么回事啊？

駱夫官 他怎么回事，他是蠻門秀才。

張古董 我是“綠門菠菜”③。

駱夫官 你韭菜也不成。跪下吧！

众衙役 跪下。

駱夫官 （向王老戶）叫什么？

王老戶 小人王老戶。

駱夫官 什么？老虎吃人哪！

① 此句念韻白，系“老父母”的轉音。

② 也念韻白，又是从“烤白薯”來的轉音。“蘆”念上声。

③ “發”音“紅”，故蠻門秀才四字念成“紅門秀才”。張古董即以“綠門菠菜”作逗哏。

王老戶 門戶之戶啊!

駱夫官 門戶之戶，不是夜壺之壺。(向李宝)小孩儿，
你是誰?

李 宝 太爷李宝。

駱夫官 这么点儿小孩称太爷?

李 宝 现在嘛!

駱夫官 哎哟嘿!还有“堂客”!①(向沈赛花)請問您
哪，貴姓啊?

沈赛花 小妇人沈氏。

駱夫官 啊?

沈赛花 沈氏。

駱夫官 嘿!我正审不清哪!来吧，你替我审审吧!

沈赛花 我說，老爷，小妇人娘家姓沈，我們可是不会
审老爷的官司啊!

駱夫官 哦，你不会审官司啊，你們都要会啦，还要我
們这个“推事”先生干什么呀!誰是原告?

沈赛花 我原告，我原告。

张古董 我一个人儿就能給他們回上来啦。

駱夫官 叫他們都下去。叫这小子往上跪!

众衙役 你們下去!

[沈赛花、王老戶、李宝下。

众衙役 (向張古董)你往上跪!

① 旧时代对于妇女的尊称。

駙夫官 說話呀!

張古董 是。小人張古董。

〔鑼鼓聲。

駙夫官 哎呀，怎麼啦？

書 吏 監牆塌了。

眾衙役 監牆塌了！

駙夫官 怎麼啦？

書 吏 監牆塌了。

眾衙役 監牆塌了！

駙夫官 哎呀，那可壞了！

張古董 怎麼這麼亂七八糟的。（起來，踴躍。）

駙夫官 嘿嘿，你怎麼回事？

張古董 誰知怎麼回事！這兒亂什麼呀這兒？

駙夫官 亂什麼？監牆塌啦！有個好歹兒的，你担不担
哪？

張古董 我担待得着嗎？

駙夫官 還是的，跪下說話！

張古董 是是是。

〔駙夫官溜下。

眾衙役 跪下。

張古董 是是是。小人張古董，娶妻沈賽花。自幼買攢
兒賣攢兒為生。皆因我把我媳婦兒借給把弟李天
龍……

書 吏 （拍驚堂木）說實話！

张古董 借的时候儿……

書吏 当堂有神，不要胡說！

张古董 哈哈，好你个“四合老店”！昨儿攪了我一宵，今儿跑这儿来啦！（站起。）

書吏 来来来，把他夹起来，打他几下板子！

〔驢夫官上。

驢夫官 嘿嘿，你上哪儿去呀，你？

张古董 你哪儿去啦？

驢夫官 我呀，我拉屎去啦！

张古董 这儿問着案哪，你怎么拉屎去啦？官司嘛！

驢夫官 为你这官司，还把老爷憋死是怎么着？

张古董 我这是官事！

驢夫官 我这也不是私事呀！跪下跪下！

众衙役 跪下跪下！

张古董 哎哎哎，是。

驢夫官 回話。

张古董 是。小人张古董。

驢夫官 来呀，給弄点儿吃的。

〔衙役送上托盤、酒具。

张古董 娶妻沈賽花，自幼买攢儿卖攢儿为生，只因把媳妇儿借給……

〔驢夫官飲酒，書吏、張古董搶酒喝。

驢夫官 怎么磕儿？都搶还有啊！（向張古董）跪下跪下。

张古董 小人张古董，娶妻沈赛花，自幼买攒儿卖攒儿为生……

驢夫官 得得得，你別說啦，你別說啦，我全知道啦，不就是那么点儿事儿嗎！你姓张，对不对？你是叫这个张古董，对不对？娶妻沈赛花，你有个把弟名叫李天龙，这个……商量着把媳妇儿借给他，講得是不过夜，如今已經过了夜啦，你說是这么挡子事儿不是这么挡事儿？——（向書吏）好吃不好吃？

書吏 好吃好吃！

驢夫官 叫你媽給奶吃！——下去下去！

〔張古董下。〕

驢夫官 哎，是誰的不是啊？噢，李相公的不是。——来呀！

众衙役 有。

驢夫官 帶李相公。

众衙役 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參見老父母！

驢夫官 哎呀，李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天龙 怎么是生員的不是了？

驢夫官 你既讀孔圣之書，必达周公之理，借人妻子，理当还之，非但不还，尚且过夜，是何理乎？

李天龙 乃丈人之过。

驢夫官 哦哦，是你丈人的不是。您土地祠再喝会儿。

〔李天龙下。

驢夫官 来啊。

众衙役 有。

驢夫官 帶老丈人。

众衙役 老丈人。

〔王老戶上。

王老戶 来了来了。——老父母啊。

驢夫官 老丈人啊，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王老戶 怎么是小老儿的不是啊？

驢夫官 你續女儿回来，應該叫他們回去。为什么留他們过夜呀？

王老戶 是我儿李宝之过呀！

驢夫官 打他大嘴吧！你姓王，你的儿子怎么姓李呀？

王老戶 我們这里有个乡风儿呀！

驢夫官 什么乡风儿？

王老戶 我的儿子养下来姓他娘舅之姓哪！

驢夫官 噢，是这么回事啊，去你的，去你的！

〔王老戶下。

驢夫官 来呀！

众衙役 有。

驢夫官 帶小舅子！

众衙役 小舅子！

〔李宝上。

驢夫官 我說小舅子！

李 宝 老爷。

駙夫官 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 宝 怎么是我的不是啊？

駙夫官 你續姐姐回来，應該叫她回去，为什么留他們
过夜呀？

李 宝 老爷，你講理不講理呀？

駙夫官 廢話！老爷怎么不講理！

李 宝 你来亲戚許留不許留啊？

駙夫官 留啊！

李 宝 許你留就許我留！

駙夫官 許我留不許你留！

李 宝 許你留就許我留！

衙役甲 掌嘴！（打李宝嘴巴。）

〔李宝跑下。

衙役甲 跑啦！

駙夫官 跑啦？跑啦跑啦吧！——来啊，帶沈氏、张古
董。

众衙役 沈氏、张古董！

〔張古董、沈賽花上。

张古董 給老爷叩头。

駙夫官 我說沈氏。

沈賽花 老爷。

駙夫官 你認識他不認識他呀？

沈賽花 我瞧瞧。

駙夫官 哎！

沈賽花 哎呀老爺，我不認識他。

駙夫官 不，不認識？——啊，你这小子！你蒙騙人妻！

十二寡妇征西①！——来呀！

众衙役 有。

駙夫官 斬！

张古董 得啦得啦！沒有那么大罪过儿，她說不認得行嗎！

駙夫官 你說怎么着？

张古董 您这儿有大刑沒有，用夹棍夹上她一条腿，夹上您一条腿。

駙夫官 你瞧，还有老爷这条腿哪？

张古董 夹上您这条腿，塞上我这条腿，一夹她就說啦！

駙夫官 是嗎？謝謝。——来呀！

众衙役 有。

駙夫官 大刑伺候！

众衙役 大刑伺候。

沈賽花 哎呀慢着！

駙夫官 怎么吼？

沈賽花 小妇人愿招。

駙夫官 还没有打哪你就招。

① “楊家將”故事之一，此处只为含轍，形容縣官的話无倫次。

沈赛花 小妇人沈氏，配夫张古董，只因他不务正业，

今儿把我借给东家，明儿个把我借给西家。

驢夫官 噢，是是是。

沈赛花 借来借去，何日是个了哇，我的大老爷！

驢夫官 这这这……

〔書吏大醉，砰然倒地。

驢夫官 我直說少喝少喝的，你看看，这是怎么啦？这是！——来呀，快着快着，扯到阴沟！

〔衙役拉書吏下。

驢夫官 那么，您就起来吧！

沈赛花 嗨！

驢夫官 啊？

沈赛花 我們不敢起来！

驢夫官 怎么啦？

沈赛花 这是老爷的堂。

驢夫官 什么“堂”啊“拐子”的，瞧出紅来压“孤丁”^①，起来起来！

张古董 我也起来吧！

驢夫官 沈氏。

沈赛花 老爷。

驢夫官 你还愿意跟他不愿意啦？

沈赛花 老爷，我不愿意跟他啦。

① “堂”、“拐子”、“孤丁”均为賭博“押宝”的行語。

駙夫官 嘿，这么着，我把你断給李相公怎么样啊？

沈賽花 真的？

駙夫官 可不是真的嗎！

沈賽花 呦，老爷，您这才是：（念数板）

清如水，明如鏡，快高升，我的青天大老爷！

駙夫官 对，沒錯儿。这个非斬他不可！

〔李天龙上。

駙夫官 来来来，我把她断給你怎么样啊？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

駙夫官 你也愿意！嘿！这么着，你給出二十两銀子。

李天龙 （同时） 身上无有哇！

沈賽花 （同时） 哎呀，我們沒有帶着呀！

沈賽花 老爷老爷，干脆，您給我們墊上得啦。

李天龙 墊上吧！

駙夫官 行啦，我給墊上。

沈賽花 謝謝您，我們走啦。（向張古董）我說，嘿！

張古董 啊？

沈賽花 我們走啦。

張古董 上哪儿啊？

沈賽花 要不价，也把你帶上。

張古董 你帶我上哪儿去啊？

〔沈賽花、李天龙下。

張古董 我說嘿！你怎么走啦！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

走啦，这官司怎么断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媳妇儿

跟他走啦！我呀跟他（指駱夫官）沒完！

駱夫官 全走啦，你說，哎，這案叫我斷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兒的，哎呀，我想包公在世，也不過如
此。——哎，你怎么沒走哪？

張古董 走？我上哪兒去呀？

駱夫官 你，你家去吧！

張古董 我官司還沒有完哪！

駱夫官 官司完啦！

張古董 怎么完的呀？

駱夫官 你贏啦！

張古董 我怎么贏啦？

駱夫官 你瞧你瞧，把你媳婦兒斷給李相公，你官司還
不贏嗎！

張古董 噢，把我媳婦兒斷給李相公就我贏啦？

駱夫官 你瞧你，別着急，你別瞪眼，不能白給他！

張古董 怎么啦？

駱夫官 嘿，二十兩。

張古董 二十兩，把我媳婦兒就斷給人家啦？

駱夫官 怎么啦？

張古董 把二十兩銀子給你，把你媳婦兒斷給我兩天兒
吧！

駱夫官 我还是真沒有，有還算不了什麼，哪兒不交朋友哇！

張古董 不成不成！

駙夫官 算啦算啦，她也不跟你啦！

张古董 不成。

駙夫官 你还要她干什么呀，这二十两銀子足够娶一个的啦！

张古董 你管得着管不着，我非要她不可！

駙夫官 你干嘛那么死脑筋哪，她有什么好哇。非要她，这二十两不比什么好啊！不比她强？

张古董 你給我媳妇断沒有啦，我要上告你！

駙夫官 你瞧火儿又来啦！

张古董 什么火儿啊，你这叫压制我！

駙夫官 我干嘛压制你呀！小事不如无。

张古董 不成，完不了！

駙夫官 一天官司十天完不了！

张古董 不行，非上告你不可。

駙夫官 怎么着，你非上告我不可？

张古董 对啦。

駙夫官 好哇，我正要去。我們官官相卫，到那儿我拿你一手儿。你真要告我嗎？

张古董 我告你！

駙夫官 小子你等着。

张古董 等啊。

駙夫官 等我換了便服。

张古董 換什么我也不管你，什么事儿啊！胡里胡涂把我媳妇断給人家啦，啊！二十两銀子娶一房，什么

事儿啊？非上告他不可！

〔驢夫官脫去官服，恢復驢夫模樣。

驢夫 好，張古董，小子，把我驢拉哪兒去啦？我正
找你，走走走！

張古董 啊！

〔驢夫拉張古董下。

——劇終

1. 贈書正件 (註明書名)



統一書號: 10069·223

定 价: 0.32 元